



宇文韋楊王列傳第五十九

唐書二百三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奉直學士  
部侍郎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平昌公改番商孫祖節明法  
令貞觀中為尚書右丞謹幹自將江夏王道宗以  
事請節節以聞太宗喜齊綸二百勞之曰朕比不  
置左右僕射正以公在省耳永徽初遷黃門侍郎  
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為侍中坐房遺愛友  
善貶桂州卒融明辯長於吏治開元初調富平主  
簿源乾曜孟澹繼為京兆賢其人厚為禮時天下



戶版元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絲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鉤檢帳符得偽數三丁甚衆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韋洽裴寬班景倩庫狄獲溫賈晉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帝悅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張加言取務多其獲而流客頗脫不止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舉文集君臣大議公卿雷同不敢異唯戶部侍郎湯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酬失瑒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臺省臺省須其意乃行下融所過見高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還言狀帝乃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摧發斂官司勸作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趨刈獲流亡新歸十道各分官屬存撫使遂厥功復業已定州縣季一申牒不



須拔名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說輒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為會帝封太山還融以選限薄冬請分吏部為十銓有詔融與禮部尚書蘇頌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散騎常侍徐堅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荊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丘分摠而不得參事一決於上融奏選事說屢卻之融怒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等廷劾說引術士解禱又受賂說由是罷宰相融畏說

且復用嘗言詆不已帝疾其黨說致仕故隱甫于家出融為魏州刺史方河北大水即詔領宣撫使俄兼檢校汴州刺史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又建請墾九河故地為稻田權陸運本錢收其子入官興役紛然而卒無成功入為鴻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久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而性卜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而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未



能屈信安士禱節度朔方融畏其權諷侍御史李  
宙劾奏之禱密知因玉真公主高力士自歸翌日  
宙通奏帝怒罷融為汝州刺史居宰相九百日去  
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讓宰相曰公等暴融  
惡朕既罪之矣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  
對即使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其息受贖饋狼  
藉乃貶融平樂尉歲餘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  
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于巖州  
道廣州遷延不行為都督耿仁忠所讓惶恐上道  
卒初融廣置榷額後上心百姓愁恐有司廢失

職融融始帝猶思其舊功贈台并刺史其後言利  
得幸者踵相繼皆本於融云子審字審融之貶也  
審與兄弟侍中京師及聞融再貶不告其家徒步  
號江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于巖州後擢進  
士第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  
以高庠度杖長短又鑄銅為規齊其巨細楊國忠  
顯政殺嶺南流人以中使傳口勅行刑畏議者嫉  
其酷乃以審為嶺南監決處置等使活者甚衆後  
終和永二州刺史

韋堅字子全京兆萬年人姊為惠宣太子妃妹為



皇太子妃中表貴盛故仕取蚤繇祕書丞歷奉先  
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  
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稟歲終增  
鉅萬玄宗咨其才擢爲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  
運渠起闕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訖隋常治之  
堅爲便乃占咸陽雍涇爲堰絕灞漣而東注永豐  
倉下復與涇合初漣水街苑左有望春樓堅于下  
鑿堽爲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爲升樓詔羣臣臨觀  
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工  
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爲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

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  
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瑇瑁象齒珠玕沈香豫章力  
士蓀飲器茗鑑金宣城空青石綠始安蕉葛蚬膽  
翠羽吳都方丈綾船皆尾相銜進數千里不絕關  
中不識連播揠者駭異先是人間唱得侏  
那歌有揚州銅器語開元末得寶符於桃林而陝  
尉崔成甫以堅天輸南方物與歌語叶更變爲得  
寶歌自造曲十餘解召吏唱者至是衣缺脩衫錦  
半臂絳員領立艦前倡人數百皆巾幘鮮冶齊聲  
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



帝以給青威近臣上日牙盤食所縣教坊音樂送  
進惠宣妃亦出寶物供具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  
侍官屬賞有差蠲役又一年賦舟工賜錢二百萬  
名潭曰廣運堅進兼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使  
又兼御史中丞封棗城縣男堅妻姜咬女李林甫  
舅子也初甚昵比既見其寵惡之堅亦自以得天  
子意銳於進又與左相李適之善故林甫投堅刑  
部尚書奪諸使以揚慎矜代之堅失職稍怨望河  
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數於帝前短林甫稱堅  
才林甫知之惟明故為忠王友王時為皇太子笑

正月望夜惟明與堅宴集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  
私且謀立太子有詔訊鞠林甫使揚慎矜揚國忠  
王鉞吉溫等文致其獄帝感之敗堅縉雲太守惟  
明播川太守籍其家堅諸弟許在帝大怒太子擢  
表與妃絕復貶堅江夏別駕未幾長流臨封郡弟  
蘭為將作少匠水鄭人其兵部員外郎子諒河南  
府石曹皆謫去歲中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就殺之  
殺惟明於黔中惟堅妻得原從坐十餘人倉部員  
外郎鄭音右補闕內供奉鄭欽詔監察御史且盧  
反楊惠嗣薛王瑊皆免官被鼠堅始毀潭多壞民



冢墓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  
江淮鈎索堅罪捕治舟天漕史所在獄皆蒲郡縣剝  
斂償輸責及隣伍多裸死半戶林甫死乃止

楊愐矜隋祿王暕曾孫祖正道從肅后入突厥及  
破頡利可汗乃得歸為尚不奉御父隆禮歷州刺  
史善檢督吏以嚴辯自名開元初為太府卿封弘  
農郡公時御府財物羨積如丘山隆禮性詳密出  
納雖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楊卿者號無不精麗  
歲常愛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  
尚書致仕卒愐矜沈毅任氣健而才初為汝陽令

有治稱隆禮罷太府玄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  
以愐餘愐矜愐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愐矜監嚴御  
史知太府出納愐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愐名大理  
評事為含嘉倉君出納使被眷尤渥愐矜遷侍御史  
知雜事高異風格始議輸物有汙傷青州縣償所  
直轉輕齋入京師自是天下調發始煩天寶二年  
權判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太府出納如故於時  
李林甫用事愐矜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授諫  
議大夫兼侍御史更以肅諒為中丞諒事輕重不  
平罷為陂郡太守林甫知愐矜為已屈卒授御史



中丞兼諸道鑄錢使韋堅之獄王鉷等方文致而  
慎矜依違不其方鉷恨之鮑林甫亦不悅鉷父與  
慎矜外兄弟也故與鉷狎及爲侍御史繇慎矜所  
引後遷中丞同列慎矜猶以子姓畜之鉷負林甫  
勢滋不平會慎矜權戶部侍郎仍兼中丞林甫疾  
其得君且逼已乃與鉷謀陷之明年慎矜父家草  
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挂  
楛裸而坐林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矜舍臨  
汝置田爲後計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  
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慎矜然之婢入竈

她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惠留宮中寢侍左右  
帝嘗問所從來姊奏爲宿怒家所害帝曰彼之錢  
邪對曰固將死賴中敬忠以免帝素善敬忠挾術  
間質其然婢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廷中步是變  
夜分乃去又白厭勝事帝怒而婢漏言於楊國忠  
國忠鉷方睦陰相語始慎矜奪鉷職田辱詆其母  
又嘗私語誦書鉷銜之未有發也至關國忠語乃  
喜且欲嘗帝以取驗異時奏事數稱引慎矜帝悖  
然曰爾親邪母相往來鉷知帝惡甚後見慎矜輒  
慢侮不爲禮慎矜怒鉷乃與林甫作飛牒告慎矜



本隋後妻重譴婦妖言與安人交規復隋室帝方在  
華清宮聞之震怒收慎矜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  
良火聖卿李道遠殿中侍御史盧鉉楊國忠雜訊  
馳遣京兆尹曹參軍吉溫繫慎餘慎多言於洛陽獄  
考治補太府少卿張瑄致會昌傳舍勅瑄與慎矜  
共解圍讖榜掠不服鉉遣御史崔器繫讖書於慎  
矜下妻卧內得之詎曰逆賊所實固密公得矣以  
示慎矜慎矜曰它日無是今得之音死命矣夫溫  
又誘敬忠首服語言慎矜不能對有詔叔敬忠賜  
慎矜瑄死籍其家子女果心皆屬南烟黨通事舍人  
辛景奏天馬副監万俟承暉開殿使殿中監韋衢  
等坐竄鼠徙者十餘族所在部送近親不得仕京師  
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決獄慎餘慎名聞兄死皆  
哭既讀詔輟哭慎名曰奉詔不敢稽死但寡姊垂  
白作數行書與別真卿許之素筆曰拙於謀已兄  
弟併命姊老孤亮何以堪此遂縊手指天而絕慎  
矜兄弟友愛事姊如母儀幹皆秀乃偉愛膚憂骨標置  
不凡著稱於時慎名嘗視鑑歎曰兄弟皆六尺餘  
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胡不使我少體弱邪  
世哀其言寤應初慎矜王瑒韋堅皆後官爵



王鉷中書舍人璿側出子也初為鄆尉遷監察御史擢累戶部郎中數按獄深文玄宗以為才進兼和巿和糴長春宮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關內採訪黜陟使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宮誅不附已者以鉷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執鳥擊狼噬鉷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斂卿天子意人雖被蠲貸鉷更奏取脚直轉異貨百姓聞關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戶為相庸脚士大抵貨業皆破督責連年人不賴生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鉷迎意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為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鉷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閑廐使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羣牧度支營田使天寶八載方士李淳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玉版祕記事帝認鉷按其地求得之因是君臣奉上帝號明年鉷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裁授使於是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鉷於第左建太院又書叢臺吏爭入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賜遺相望聲燿薰灼帝寵任鉷亞林甫而楊國忠不如也



然鉗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白事稍  
自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鉗至  
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鉗語又祿山益恭故林  
甫雖忌其盛亦以附已親之子準爲衛尉少卿以  
鬪雞供奉禁中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  
其上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中折玉簪爲樂  
旣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具萬年尉韋黃裳長安  
尉賈季隣等候準經過餼具倡樂必素辦無敢遲  
意鉗事嫡母孝而與弟鐸友愛鐸疾鉗宦達常忿  
慢不弟鉗終不異情鐸歷戶部郎中鉗與鐸召術  
士語不軌術士驚引去鉗畏事泄託它事捕殺之以  
絕口王府司馬安定公主子韋會竊語於家左右往  
白鉗鉗遣季隣收會長安獄夜益死以刀還家會如  
屬權近而惕息不敢言鉗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爲  
中丞也與楊國忠同列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忠  
不悅鐸與邢絳善絳由膳部卿疇子也以功名相  
期鉗因鐸亦交絳十一載四月絳與鉗謀引右龍  
武軍萬騎燒都門誅執政作難先二日事覺帝召  
鉗付告牒鉗意鐸與絳連故緩其事但督兩縣尉  
捕賊賈季隣逢鐸於路鐸謂曰我與絳有舊今反



恐妄相引君勿受既至絳與其黨持弓刃突出格  
鬪鉞與國忠繼至絳黨相語曰勿鬪大夫或白國  
忠曰賊語陰相謂不可戰會高力士以飛龍小兒甲  
騎四百至斬絳盡禽其黨國忠奏鉞與謀帝不信  
林甫亦爲鉞言故帝原錡不問然欲鉞請錡罪使  
國忠諷之鉞良久曰弟爲先人所愛義不欲捨而  
謀存帝聞頗恚而陳希烈固爭當以大逆鉞未知  
方上表自解有詔希烈訊鉞矣有司不肯通奏鉞  
見林甫林甫曰事後矣俄而錡至國忠問曰大夫  
與否未及應侍御史裴冕叱錡曰上以大夫故官  
君五品君爲臣不忠爲弟不誼大夫豈與反事乎  
國忠愕然曰與固不可隱不與不可妄錡乃曰不  
不與獄具詔錡杖死鉞賜死三衛尉冕請國忠以  
其尸歸斂葬之諸子悉誅家屬徙遠方有司籍第  
舍數日不能編至以寶鈿爲井幹引泉激雷號自  
兩亭其奢侈類如此鉞兄錫見諸弟貴盛不肯仕  
鉞彊之爲太子僕至是貶東區尉死於道時人傷  
焉初鉞附楊慎矜以貴已而佐林甫陷慎矜覆其  
家八五年而鉞亦族矣盧鉉者本以御史事韋堅  
爲判官堅被劾鉉發其私以結林甫又善張瑄及



按慎於則誣瑄死至鉅得罪方為開廢判官妄曰  
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眾疾其反覆賤廬江  
長史它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  
史卒死

替其口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  
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  
食故議取隱力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  
得之融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  
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  
信哉大錐具以來外奉軍興內盡蠶妃所費愈不貲

制於是韋堅楊慎行王鉞楊國忠多以剝刻進  
下益上成陰結百端為天下私藏以濟橫賜  
而天下經營者自如下者皆重其家供尊顯烟  
赫然天下流名同也其後有消者不復事而堅  
等所欲既充澤州一州之民皆為天  
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虐也  
子乃欲獲名而為之乎  
石海其國志云  
云



晉書高封列傳第六十

哥舒翰其先者突騎施酋長哥舒郡之裔父道元

唐書二百三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蓋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直學士

祁奉 敕撰

為安西都護將軍赤水軍使故仍出居安西翰少補效轍府果毅家富子財任俠重然諾縱捕酒長安市年四十餘遭父喪不歸不為長安尉所禮觀然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略稍知名又事主忠嗣署衙將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歸心為大斗軍副



使佐安思順不相下忠嗣更使討吐蕃副將倭見  
翰怒立殺之麾下為股林遷左衛郎將吐蕃盜邊  
與翰遇苦拔海吐蕃枝其軍為三行從山差池下  
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嚮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授右  
武衛將軍副隴右節度為河源軍使先是吐蕃候  
積石軍交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使王難得楊景  
暉設伏東南谷吐蕃以五千騎入塞放馬褫甲將  
就田翰自城中馳至慶關虜駭走追北伏起悉殺  
之隻馬無還者翰嘗逐出馬驚陷于河吐蕃三將  
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  
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旅力聞翰工用槍追及賊  
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  
尺許乃墮左車即下馬斬其首以為常會忠嗣被  
罪帝召翰入朝部將請齎金帛以救忠嗣翰俛齎  
襍裝曰使吾計從矣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翰至  
帝虛心待與語其之拜為臚卿為隴右節度副大  
使翰已謝即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  
從帝且泣帝寤為未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朝廷其  
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  
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



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  
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  
日未克翰怒梓其將高秀巖張守瑜將斬之秀巖  
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為西塞關屯田備  
軍實加持進賜資彌渥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  
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平帝每欲加解之會三  
人俱來朝帝使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宴城東翰等  
皆集詔尚食生擊鹿取血滷腸為熟洛何以賜之  
翰母于闐王女也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  
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謬言孤  
向窺隙不祥以忘本也凡既見愛敢不盡心祿山  
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  
翰翰託辭去天之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  
破吐蕃而吐蕃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  
洮陽郡築神策苑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  
田園又賜一子五品官裨將賞拜有差宰相楊國  
忠惡祿山自發其反狀故厚結翰賊進太子少保  
翰老言酒極聲色因風痺體不仁既疾發遂還京師  
闔門不朝請十四載祿山反封常清以王師敗帝  
乃召見翰拜上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立為軍



司馬蕭昕爲判官王思禮緝耳六福李承光高元  
蕩蘇法皆管崇嗣爲屬將大拔歸仁李武定渾寧  
契苾寧以本部隸麾下凡河龍朔方奴刺等十二  
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  
旄千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  
過門毋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翰惶恐數以  
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良丘使  
王思禮主騎李承光王步三人爭長政今無所統  
一衆攜弛無關意明年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始安

思順度祿山必反嘗爲帝言得不坐翰既惡祿山  
又怨思順及是知重兵在已有所論請天子重違  
因僞爲賊書遺思順者使關羅禽以獻翰因疏七  
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徙放其家  
國忠始懼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誦兵今  
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漣水誅居側此漢控  
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  
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  
殿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即募敢兒三千人日夜  
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霸上使腹



心杜乾運為帥翰疑圖已表請乾運兵隸鄣下因  
詭召乾運計事者至軍即斬首梟牙明并其軍國  
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  
謀久不決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  
特重以啟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而禽賊將崔乾  
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  
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執曰祿山習用兵今始  
為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來利在速戰王  
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  
重勢不必速當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殺人

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  
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潯州  
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謬說帝趣翰山潼關復陝洛  
時子儀光弼計曰翰病且老賊素知之諸軍烏合  
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眾守幽州  
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  
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息矣乃極言請  
翰固辭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項  
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虜突出關  
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



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岨無行列賊乘高積石下擊殺士甚眾翰與良立登北阜以軍三萬夾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爲陣十五五或却或進而陷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禽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退者王師懈不爲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關翰以籠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爪目將駭賊倚戈矢逐北賊負新塞路順風火其車燼燄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

刀血狼藉久乃悟又棄甲奔山谷及蹈河死者十  
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沈至鱗矛者棄以  
度喧叫振天此賊乘之奔饋略盡始開門有二壘  
廣二文深一文史馬奔賊相擊進少選壘平後至  
者踐之以入既敗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置斃兵裁  
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拔  
歸仁等給翰出關翰曰何邪曰公以二十萬衆一  
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翰曰吾  
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械送洛  
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祿山見翰責曰汝常



易我今何如翰俯伏謝罪曰陛下撥亂主今天下  
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臬在南陽臣  
爲陛下以尺書招之三面可平祿山悅即署司空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執火拔歸仁曰背主忘義吾  
不爾容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讓翰不死節  
祿山知事不可就囚之東京平安慶緒以翰度河  
及敗乃殺之翰爲人嚴少恩軍行未嘗卹士飢寒  
有嗚民柑者痛笞辱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  
事與將士搏蒲飲酒彈箏篳篥琵琶爲樂而士米糲  
不厭皇帝令中人表思執藝勞師士皆許衣服空帝

即斥御服餘者製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  
敗封鏑如故先是有客梁慎初遣翰書請堅壁勿  
戰以屈賊翰善之奏爲左武衛曹參軍留幕府  
及翰與國忠負憤初曰難將作矣乃遁去翰失守  
華陰馮翊上洛郡官吏皆潰帝遣劔南將劉光庭  
等將新募兵萬餘人往助翰未至而翰被縛云其  
後贈太尉謚曰武愍子曜字子明八歲玄宗召見  
華清宮擢尚輦奉御累遷光祿卿以翰陷賊哀憤  
號慟故吏裴冕杜鴻漸等見之歎息李光弼討河  
北曜請行拜馮臚卿爲光弼副降安太清救宋州



有功改殿中監襲封爲東都鎮守兵馬使德宗立  
召爲左龍武大將軍李希烈嘗汝州以周昂爲偽  
刺史詔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分寧  
涇原奉天好時兵萬人討希烈帝召見問曰卿治  
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臣安敢比但斬長蛇殪封  
豕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  
朝廷無西憂今朕得卿亦不東慮及行帝祖通化  
門是日牙干折時以翰出師已如此而斬持旗者  
卒以敗今曜復爾人憂之曜擊賊收汝州禽昂以  
獻斬其將二人希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曜以疲

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有詔督戰  
曜進次頰橋雷震軍士七馬斃曜懼還屯襄城希  
烈遣衆萬人縱火攻柵殪人于塹以薄壘曜苦戰  
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甬道屬城  
矢集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  
詔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掎角勉以希烈在外許  
守兵少棄虛襲之希烈自解乃遣部將與德信趨  
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片  
候至扈澗爲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  
亡德信走汝州勉恐東都危使將李堅華以兵四



千往守賊梗道不得入汴兵沮襄城圍益急帝乃  
詔普王以荆襄江西鄂沔之師討蔡州詔涇原節  
度使姚令言取襄城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襄城  
陷曜走洛陽會母喪奪為東都畿汝節度使遷河  
南尹曜拙於統御而銳殺戮士畏而不懷貞元元  
年部將叛夜焚河南門曜挺身免帝以汴州刺史  
薛珣代之召人為鴻臚卿終右驍衛上將軍贈幽  
州大都督子七人俱以儒聞恒茂才高第有節槩  
嶧岷岷皆明經擢第

高仙芝高麗人父舍雞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為四

鎮校將仙芝年二十餘從至安西以父功補游擊  
將軍數年父子並班仙芝美姿習武善騎射父猶以  
其儒緩愛之初事節度使田仁琬甚器重運籌不甚  
知名後事夫蒙靈察乃善馮之開元末表為安西  
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  
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自仁琬  
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  
萬出討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仙芝乃自安西  
過撥揆城入握瑟德經疏勒登慈嶺涉播蜜川遂  
頓特勒滿川行凡百日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



仙芝乃分軍爲三使疏勒趙崇玘自其谷道撥換  
賈崇瓘自赤佛道仙芝與監軍邊令誠自護蜜俱  
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爲柵兵九  
千守之城下據凌勒川會川漲不得度仙芝殺牲  
祭川命士人齋三日糶集水涯士不甚信旣涉旗  
不露鞴不濡兵已成列仙芝喜告令誠曰嚮吾方  
涉賊擊我我無類矣今旣濟而陣天以賊賜我也  
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拔其城斬五千級生禽  
千人馬千餘匹衣資器甲數萬計仙芝欲遂深入  
令誠懼不肯行仙芝留羸弱二千使守遂引師行

三日過坦駒嶺嶺峻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  
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先語  
部校曰阿弩越胡來迎我無慮矣旣至士不肯下  
曰公驅我何去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  
斷安夷橋矣仙芝即陽喜令士盡下安夷河弱水  
也旣行三日越胡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  
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聞若  
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皆吐蕃腹心  
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首領逃者弟出詔書呼之賜  
以緡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知言仙芝至悉斬之



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芝招喻乃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娑夷橋其暮吐蕃至不克度橋長度一筭所及者功一歲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丞保與令誠俱班師於是拂赫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懼降附仙芝遣判官王庭芬奏捷京師軍至河西靈夏怒不迎勞既見罵曰高麗妃子聞使爾何從得之仙芝懼自謝曰中丞力也又曰焉耆鎮守使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皆何從得之荅曰亦中丞力也靈夏曰審若此捷書不待我而敢即奏何邪奴當斬爾新立功

故貸爾仙芝不知所為今誠密言狀於朝且曰仙芝立功而以憂死後孰為朝廷用者帝乃擢仙芝鴻臚卿假御史中丞代靈夏為四鎮節度使而詔靈夏還靈夏懼仙芝朝夕見輒趨走靈夏益慙副都護程千里將軍思琛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皆皆請仙芝於靈夏曰者既視事呼千里罵曰公面錐男兒而心似婦女何邪謂琛曰爾奪吾城東千石種田億之乎對曰公見賜者仙芝曰爾時吾畏汝威豈憐汝而賜邪又召滔欲挫辱良久皆釋曰吾不恨矣由是舉軍安之俄加左金吾衛大



將軍與一子五品官九載討石國其王車鼻施約  
降仙芝爲俘獻闕下斬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  
走大食乞兵攻仙芝於怛邏斯城以直其寃仙芝  
爲人貪破石獲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良馬  
寶玉甚衆家資累鉅萬然亦不甚愛惜人有求輒  
與不問幾何尋除武威太守代安思順爲河西節  
度使羣胡固留思順更拜右羽林軍大將軍封密  
雲郡公祿山反榮王爲元帥仙芝副之領飛騎曠  
騎及朔方等兵出禁則募關輔士五萬繼討常清  
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復仙芝以下帝又

幸望春亭勞遣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那  
而常清敗還仙芝急乃開大原倉悉以所有賜士  
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  
彌數百里既至關勅兵繕守具士氣稍復振賊  
攻關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  
應因言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誘衆而  
仙芝棄陝地數百里腹盜草賜帝大怒使令誠即  
軍中斬之令誠已斬常清陳尸於蓬萊仙芝自外  
至今誠以陌刀百人自從曰大夫亦有人叩仙芝之  
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爲盜誦資糧誣



也謂令誠曰上天下地二軍皆在君豈不知又顧  
麾下曰我寡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勢方說  
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爾  
當呼枉軍中咸呼曰枉其聲其地仙芝視常清戶  
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為節度今與公同死豈金  
歟遂就死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詣究然  
孤貧年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詔為四鎮節度使  
以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嘗出軍奏饋從三十餘  
人衣襦鮮明常清慨然投牒請豫常清奏眷又卿

跋仙芝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仙芝諫曰僕已足  
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鞞勒故無嫌  
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兒取士恐失之子羽公其  
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實名  
謙中人會達奚諸部叛自黑山西趨碎葉有詔邀擊  
靈靈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行遠人馬疲禽  
賊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記井泉次舍克  
賊形勢謀敗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  
乃大駭即用之軍還靈靈迎勞仙芝已去交袂帶  
刀而判官劉朮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



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儻封常清也毗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以功授豐州戍士仍爲判官仙芝破小勃律代靈武言爲安西節度使常清以從戰有勞擢慶王府錄事參軍事爲節度判官仙芝征討常知從務常清才而果曾無疑事仙芝委家事於郎將鄭德詮其乳母子也威動軍中常清嘗曰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突常清騎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輒閉因離席曰吾起細微中承公過聽以主留事郎將安得無禮因叱曰須暫假郎將死以肅吾軍

叔死以面仆地曳出之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請不能得遽以狀白仙芝仙芝驚及見常清憐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謝會大將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服慄仙芝節度河西復請爲判官久之擢安西副大都護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未幾改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常清性勤儉耐勞苦出軍乘驟私廐截二馬賞罰分明天寶末入朝而安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見帝慶因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之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采府庫募驍勇挑馬



董度河計曰取逆胡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明日以常清爲范陽節度副大使乘朝夫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移書平原令太守顏真卿以兵七千防河真卿馳使司兵參軍事李平入奏常清取平表發視即倚帳作書遺真卿勸堅守且傳賻祿山檄數十函與之真卿得以分曉諸郡祿山度河無策陽入兗子谷先驅至蔡園常清使驍騎拒之殺拓羯數千百人賊大軍至常清不能禦退入上東門戰不利賊鼓而進劫官更用戰於都亭驛又不

引兵守宣仁門復敗乃自提象門出伐大木塞道以毀至穀水西奔陝語高仙芝曰賊銳甚難與爭鋒潼關無兵一夫奔突則京師危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敗書聞帝削常清官使白衣隸仙芝軍效乃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軍及邊令誠以詔書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汗國家節受戮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見上陳討賊事至渭南有詔赴潼關常清憂懼爲表以謝且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後望陛下無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表



授令誠而死人多哀之

贊曰祿山哀百鬪驍虜棄夫天下忘戰王德幸勤故  
提戈內課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  
鋒一戰不勝即奪爵士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  
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于軍仙芝棄陝守關  
逼賊西勢以喪地被誅玄宗雖為左右蒙蔽然荒  
奪其明亦甚矣卒使叛將得藉口執翰以降賊嗚  
呼非天歟其惡使亂四海舉黔首而殘之邪彼二  
將奚誅焉

哥舒高封列傳第六十

李光弼列傳第六十一 唐書一百二十六

肅宗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

鄭元在集賢館撰臣宋祁祁奉 敕撰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  
入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封匭郡公吐蕃寇河源  
楷洛率精兵擊走之初行謂人曰賊平吾不歸矣  
師還卒于道贈營州都督諡曰忠烈光弼嚴毅沈  
果有大略幼不嬉弄善騎射起家左衛親府左郎  
將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補河西王忠嗣府  
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



嘗曰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俄獲父封以破吐蕃  
吐谷渾功進雲麾將軍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為  
副知留後事愛其材欲以子妻之光弼引疾去隴  
右節度使哥舒翰異其陳表還長安安祿山反郭  
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兼雲中太守尋如魏郡太守河北採  
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  
定常山圍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  
郡為戰區露齒蔽野光弼酹而哭之出為賊幽閉  
者厚恤其家特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

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逢  
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歛銳弗  
能持重圍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持明日思明兵二  
萬傳媒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  
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溱沔而軍思明雖數困  
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  
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飢襲殺之且盡  
思明懼引去以哥兵斷饒道馬舍屬藉光弼命將  
取虜行唐賊鈔擊之兵負尸戰賊不能奪會郭子  
儀收雲中詔悉眾出并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



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橐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思明繇鼓城入傳陵殺官更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遷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

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至兵太原每侮州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文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玢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增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爲掘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



數千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為飛樓障以木幔築土  
山為城光弼遣火地類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  
上齎指天子光弼遣人隨地禽取之思明大駭徙  
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壘將沈其  
軍乃賜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  
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于壘城上鼓譟突騎  
出乘之倅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  
光弼出敢死士博賊首七萬級希德宴管得遁走  
初賊至光弼設六怪城隅以上息經府門不顧圍  
解閱三日乃歸松寢收清美構野等軍賊別將

將時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加檢校司徒尋遷  
空封鄭國公食實戶八百乾元元年入朝詔朝官  
四品以上郊謁進東侍中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  
相州大敗鄭而敗之正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勒兵魏  
州欲以急攻不如起軍逼之彼德嘉山之賊不敢  
輕出則慶緒可禽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既  
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大當會諸將  
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眾還太原帝貸  
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  
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



兵馬副元帥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  
軍且謂城方闕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  
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  
用濟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果代俊追都將  
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  
戰不利降賊思明東勝西鄉四光弼數陣徐行趨東  
京謂留守韋諷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誑之以計  
然洛無見捍寇備勤守公言安出陟曰益陝兵公  
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  
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

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地不得西  
此後臂勢也夫辨朝廷之機我不如公論軍故勝  
貞公不如我陞不能答判官韋諷曰東都乃帝宅  
公當守之光弼曰此水端以煩盡為賊踐之能盡守  
乎遂撤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官軍取戰守  
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  
賊游騎至石橋請將曰並城而北乎光弼謂遠乎  
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夜士持炬徐引部西至賊  
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纒十日糧與卒五均  
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官闕預白馬祠治擊



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渾西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衆生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光弼自將治中渾樹壁屈斬摯捨南城攻中渾光弼遣荔非元禮戰羊馬賊大潰摯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欲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衆然方陣而鬪不足集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

決召諸將曰彼疆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自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壘下破之曰廷玉以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二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壘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米粥勅大將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二麾至地請軍車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瑛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然出乃命易作馬有裨將援三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光弼召



接矛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  
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  
軍資器械以億計禽周摯徐瑒王季素摯惟文清  
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  
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刃於韓曰  
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  
刎公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  
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  
來救光弼舟遂北思明見兵河清聲度河絕餉路  
光弼壁野水度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

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  
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  
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二百夜取之  
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  
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  
我受命云何今爾獲希顥歸不免死遂降希顥與  
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  
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  
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會將來虜必  
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



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  
乎諸軍決卅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  
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棄城禽太清楊希仲  
送之京師獻俘太廟進食實戶一千五百思明使  
謀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唵思歸朝思信然屢上  
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  
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  
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  
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追險非便地請  
陣謂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

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  
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潛懷恩軍  
爭剽獲汰兵發官軍入潰懷州復陷光弼受河保  
關喜拍王以兵守河陽并弼請罪帝以懷恩違  
令覆軍優詔召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  
同三司中書令弼以兵守河陽并弼請罪帝以懷恩違  
拜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知河南淮南東西山  
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鎮河州帝為賦詩以  
餞朝義乘邛山之捷進略中光弼十三州光弼與  
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



安危寄我賊安知事衆實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  
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衆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  
之初神功平亂及至淮尚衡殷仲卿相攻充  
郟間來瑱擅襲陽及上庸至屯朝義走神功還河  
南瑱衡仲卿踵之朝義爲諸將俾服類此寶應元  
年進封臨淮郡王光弼收許州斬賊臧千級縛僞  
將二十二人朝義分兵攻宋州光弼破走之浙東  
城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建丑爲正月殘剽州  
縣光弼遣麾下破其衆於衢州廣德元年遂擒晁  
浙東平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子三品階賜錢券

名藏大廟圖形凌煙閣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  
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一人用  
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瑒爲元振讒死光弼愈  
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  
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  
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文須  
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帝令郭子儀自河  
中贖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奉表上前後所賜  
實封詔不許將吏問後事答曰吾在軍中不得就  
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



年五十七部將即以其布遂為光弼行喪號哭相  
問帝遣使弔卹其母贈太保謚曰武穆詔百官送  
葬延平門外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  
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  
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  
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  
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子彙有志操廉  
介自將從賈耽為裨將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分  
徐州苻離為宿州光弼有遺愛擢彙為刺史後遷  
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徭出奉錢贖將士償賣子

還其家卒贈工部尚書光弼弟元進字太應初  
房瑄裨將將北軍戰陳濤飢兵敗奔行在肅宗宥  
之代宗即位拜檢校太子大保封涼國公吐蕃入  
寇至便橋郭子儀為副元帥光進及郭英乂佐之  
自至德後與李輔國並掌禁兵委以心膂光弼被  
譖出為滑北鄆寧節度使永泰初封武威郡王累  
遷太子太保卒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  
太夫人二子節制皆一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莫  
祭凡四十四恠時以為榮光弼所部將李懷光僕  
固懷恩田神功李抱玉董秦哥舒晡韓游瓌渾瑊



之辛京泉有傳若荔非元禮却廷玉李國臣白孝  
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伯良器晉章章  
可彌列者附次左方

荔非元禮起裨將累兼御史中丞光弼守河陽局  
擊攻北城光弼方壁中渾整聞併兵眾伏光弼光弼  
便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城上整軍擊情  
眾直逼城以車上東載木鵝撞車塵共瑣整入道  
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  
曰公欲守邗戰歟光弼曰戰曰方戰敗為我實漸  
復何怪光弼曰子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

擊軍小卻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然不弱息其  
意光弼怒使召元禮欲按軍法答曰方不及此  
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公來召  
殆欲斬我聞死有名無庸愛我乃下馬乃瞑目  
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賊數百  
首整遁去以功累遷驃騎大將軍懷州刺史知鎮  
西北處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光弼進收洛陽軍  
敗元禮從軍翼成爲摩下所害

邠無主賊勇善格闘爲光弼愛將及保河陽高徐  
璿王功爲多累封安邊郡王授神策將軍吐蕃犯



京畿與馬騁屯中渭橋它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  
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  
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王側然曰  
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當當功烈圖過每校  
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躡馳突心  
破膽裂自臨淮破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貴我累為  
秦州刺史又卒贈工部尚書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  
方能拔關以折德從收魚海五城遷中郎將後為  
朔方將積勞擢雲麾大將軍賜姓李從光弼守河  
陽累封臨川都王大曆八年為臨川刺史吐蕃敗

渾瑊於黃蕪原將略并隴國臣謂人曰戍力乘勝必  
搃涼師我趨秦原彼當及觀乃引兵登安樂山鳴  
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踰  
險城因擊敗之卒贈揚州大都督白孝德安西人  
事光弼為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以  
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獲罵光弼光弼登城  
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  
非大將所宜左右以孝德對召問所須幾兵對曰  
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  
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渡懷



恩贊曰事克矣其攬纒侵辟可萬金者龍仙見易  
之不為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  
使致辭無它與語頃之瞑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  
德也龍仙罵之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  
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後累功至北庭  
行營節度使徙鄆寧僕固懷恩引吐蕃兵入寇孝  
德擊敗之未素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回  
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渾瑊以兵五千出奉天  
命孝德應之大戰赤沙烽斬獲甚衆累封昌化郡  
王歷太子少傅建中元年卒贈太保

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光祿軍浙賊袁晁反使  
伯儀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為江陵節度  
使樸厚不知書然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使之  
李希烈反詔賈耽張獻甫收安州戰不利伯儀  
中流矢師却失所持節賊追及奮刀以禦之兩刃  
相嚮不得下會救至免至漢水擊野人船以達沔  
州潰兵江陵吳於延伯儀妻勞勉出其家帛給之  
乃定伯儀收散卒還久之除右龍武統軍方贈揚  
州大都督既請謚博士李吉甫以中興三十年而  
兵未戢者將帥養寇藩身也若以三敗為戒則摠



干戈者必圖萬全而不決戰若伯儀雖敗而其忠  
可無緣謚曰恭

白元光字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寧朔州刺  
史元光初隸本軍補節度先鋒安祿山反詔從朔  
方兵東討元光領所部結義營長驅從元光出上  
門累遷太子詹事封南陽郡王為兩都遊奕使長  
安平率兵清宮進擊餘寇身被數創肅宗躬為傅  
藥轉衛尉卿兼朔方先鋒史思明攻河陽元光召  
主騎軍其後歷靈武留後定遠城使貞元二年卒  
贈越州都督

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為平盧將安祿山亂從光  
弼軍河南張巡被圍睢陽也光弼遣郝廷玉及利  
貞救之輕騎出入廷玉稱為勝已以子妻之及歸  
薦于光弼自行間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靜戎郡  
王李希烈叛詔哥舒曜東討利貞為前鋒攻刺城  
賊眾大集利貞出奇兵五百橫擣其石賊鋒詘數  
月不敢前及希烈攻睢襄城利貞立降捍守七十  
日未嘗擲沐非議事不下城朱泚反利貞及張廷  
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  
利貞麾下亦從為亂夜半難休利貞拔劍當軍門



大誨曰欲過門者先殺我眾畏其勇乃止廷芝出  
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五年植發首卒  
遺觀察使崔縱書自陳受國恩恨不得死所云  
侯仲莊字仲莊蔚州人為光弼先鋒授忠武將軍  
禽安太清有功累加冠軍將軍僕固懷恩以朔方  
反仲莊為都將討兵自守號為平射人畏其鋒懷  
恩敗鄭子儀代之引為腹心封上谷郡王為神策  
京西將德宗幸奉天遷左衛將軍為防城使脩蟲  
謀晝夜執戈傲德從幸興元殿軍駱谷授防禦使  
收使帝還都復告與奉天幾二十年卒贈洪州都督

柏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造以獲嘉令死安祿山  
難乃學擊劍欲報賊父友王奐為光弼從事具之  
曰爾額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  
乃薦之光弼授兵平山越遷左武衛中郎將以部  
兵隸浙西豫平夜梟方清其後潘從復胡參分據  
小傷萊蕪又擊破之是時年二十四更戰不六十  
二李希列圍寧陵過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  
良器以救文王擢弩手善游者公沐渠夜入及旦  
伏弩發賊棄城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入為左  
神策軍大將軍重圍形麥煙閣募材勇以代



士卒市販者中尉竇文場惡之坐友人闖入換右  
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終左領軍衛大將  
軍贈陝州人都督子者別傳

烏承玘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  
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契丹可突于殺  
其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亂其主曾孫挾族屬及  
邵固妻子自歸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玘擊之破  
於捺祿山二十二年詔信安王禕卒幽州長史趙  
含章進劄承玘請命章曰二虜固剽賊前日戰而  
此非畏我乃誘我也公宜文與統以折其謀含章不

信戰白城果大敗承玘獨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  
可突于奔比奚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  
藝來奔詔與太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  
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  
山屠城邑承玘空要路墮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  
得入於是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  
運錢安慶緒使中思明守范陽思明恃兵彊為自  
固計慶緒密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就督事且圖  
之承玘勸思明日唐家中興與天下更始慶緒偷  
肆暴刻公殆與俱亡有如束身本朝湔洗前汙此



反掌功耳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聽命始承恩  
爲冀州刺史失守思明護送東都故肅宗使自雲  
中趣幽州開說思明與承趾謀投豐殺之不克死  
承趾奔李光弼表爲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爲石  
嶺軍使王思禮爲節度使軍政倚辦焉久之移疾  
還京師卒年九十六子重胤別傳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鷲有守遭祿山變拔  
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  
殺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  
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

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謀  
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已邪  
方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爲遷延而田神功等皆  
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  
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爲害亦可畏矣將時  
之不幸歟

李光弼列傳第六十一



郭子儀列傳第六十二

唐書一百二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奉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 祁奉 敕撰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  
等補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  
八載木刺山始築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即軍  
爲使俄苦地徧不可耕徙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  
使兼九原太守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爲衛尉  
卿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子儀  
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擊高秀巖河曲敗之遂



收雲中馬邑開東陞加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  
郡縣皆沒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子儀引軍下  
非陞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平葦城南攻  
起郡禽賊四千縱之斬偽守郭獻璆還常山思明  
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  
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  
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收待加兵必易我易我  
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  
死鬪逐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  
是書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

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  
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公是河北諸郡徃徃  
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公豈哥舒翰敗天子入  
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  
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單軍容缺然及是國  
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  
摠節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  
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  
爲根本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騎五千誘  
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迫行在子儀以回紇



首領葛邏支擊之執獲數萬牛羊不可勝計河曲  
平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乾祐敗退保蒲  
津會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參軍韓昱司士徐景  
及宗室子鋒在城中謀為內應子儀文蒲復等斬  
陣者披墜內軍乾祐走安邑安邑偽納之兵半入  
縣門發乾祐得脫身走賊安守忠壁永豐君子儀  
遣子肝與戰多殺至萬級肝死陣進收君於是  
關陝始通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  
率師趨長安次瀟水上賊守忠等軍清渠左人戰  
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收潰卒保武功待白平一朝

乃授尚書左僕射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  
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為前軍元帥為中軍子儀副  
之王忠禮為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灃水臨大川  
彌亘一舍賊李歸仁徑領騎薄戰官軍翼關業以  
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皆  
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  
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  
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灃嚴  
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師  
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



以往皆不及賊營輒五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  
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  
却嗣業率回紇從擊麀且分去飛矢射賊賊驚曰回  
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洛陽挾  
慶緒度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  
州縣悉平以功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  
遣百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  
頓首陳謝有詔還東都經略北討乾元元年破賊  
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迎於長樂  
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帝即詔大舉九節  
度師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弟用  
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白杏園  
灤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為三軍將戰子儀選善  
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須吾却賊必棄龜若等謀  
而射既戰為道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  
師整而奮斬首以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安慶和  
收衛州又戰愁心固破之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  
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  
於史思明思明白魏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  
吳前軍遇之戰鄭南夷負相當吳中流矢子儀督



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  
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  
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  
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留守東都  
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  
素疾其功因是媒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  
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兵  
子儀雖失軍無少怨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  
戎逼擾京輔天子旰食乃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  
仍留京師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尊寇首鼠乃

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  
統以營崇嗣副之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  
兵邠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  
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  
殺李國貞太原戕登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  
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  
廷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  
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  
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日不  
瞑帝引至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



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  
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未至京亦治室景山  
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  
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戶七  
百為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盡哀肅宗所賜  
詔敕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  
朕甚自愧自今公母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  
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時史朝義尚盜洛  
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為朝恩元振交此言之乃  
止曾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  
紇吐番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為  
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  
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  
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  
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遇射生將王獻忠以毅騎  
叛劫諸王欲奔虜子儀讓之取諸王送行在乃率  
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士數千軍實會六  
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  
中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為前鋒  
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初



光祿卿殷仲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官軍為游奔  
直度澠民給虜曰郭令公來虜懼會故將宣王南  
結俠少夜鼓朱崖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於是  
遣大將李忠義屯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朝  
堂子儀以中軍繼之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  
京城子儀斬以徇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為京城留  
守自變生舍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  
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  
儀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嶺函襟馬終南太  
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

餘萬兵糧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  
後或更而泰去而二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  
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  
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  
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  
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  
一前又官豎掩迷庶政荒奪緣令陛下彷徨暴露  
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甚良哉今道路流  
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  
埃略盡百曹榛荒寒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



羣嗥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  
亭舍不煙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  
狹院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闔場陛下意者不  
以京畿所羅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  
廬辛曾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  
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  
素餐去冗食抑闈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  
寡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在彙倫則中興之  
功日月可異惟時邁亟還見宗宗謂園陵再造王  
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子儀固社稷臣

也朕西使矣乘輿還子儀請罪帝勞曰用卿  
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各僕固懷恩縱兵  
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工帥河中  
節度使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為帳下張惟岳  
所殺傳首京師持其眾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  
靈州廣德二年進太尉兼領北道邠寧涇原河西  
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辭太尉不拜懷恩  
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  
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  
將雖慄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詠思歸之人



劫與俱來且比自厚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忽以  
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  
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善緩之  
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  
子儀至自涇陽恩齊衆縉進拜尚書令數辭不聽  
詔趣詣省視事自官往慶毅射生五百騎執戟籠  
衛子儀確讓且言太宗嘗踐此官故與聖曠不置  
貞皇太子為雍王定陶東乃得授渠可恨私老臣  
願大典且用兵以來備賞者多至身兼數官冒進  
三取今凶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徙老臣始

帝不獲已許之具所以讓使史官因賜美人六人  
從者自副車服帷帟咸具永泰元年詔都統河南  
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  
羌渾奴刺等二十萬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  
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  
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藍屋李  
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  
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北到虜騎  
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王陳回光朱元琮  
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



是謂誰報曰郭令公燿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  
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  
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  
乎子儀使諭虜曰昔高紇涉萬里戡大慙助復二  
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  
愚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云  
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  
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  
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  
呼曰令公來虜皆持酒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胃

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又安何忽亡忠誼而至  
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  
飲遺綿絲結歡蓋言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  
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存若倒戈乘  
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我得利與  
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羣虜無所統一遂  
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  
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  
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它不勝計  
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大曆元年



華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聞道以蠟書賜子儀令  
悉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二  
年吐蕃寇涇州詔移屯涇陽邀戰於靈州敗之斬  
首二萬級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率師五  
萬屯奉天白元光破虜於靈武議者以吐蕃數為  
盜馬璘孤軍在外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  
度使屯邠州徙璘為涇原節度使回紇赤心請市  
馬萬匹有司以財之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  
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  
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江番方

疆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固北門西禦犬戎  
北虞儉狃五城相去二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  
萬馬二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  
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瘼傷彫耗亡三分  
之二北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  
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  
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兼數馬臣所  
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  
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  
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



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  
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魚食給未始蒐擇臣  
請追赴闕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  
父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  
未可以去位不許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宰充山  
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二  
千戶給糧千五百人芻馬二百匹盡罷所領使及  
帥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  
不能興叩頭謝恩薨年八十五帝悼痛發朝五日  
詔羣臣佐弔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  
陵及葬帝御安福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賜  
謚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  
詔特增丈以表元功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  
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  
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譏間不行破  
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淫  
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喟之即號泣曰臣  
父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  
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  
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



家僅十數往朝因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  
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很不軌子  
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  
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  
財賦一皆過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今持兵  
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  
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  
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  
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  
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

後賜良田美器名園中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為  
大臣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  
十四八子七姪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  
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  
道無缺焉子曜盱眙黠曉映而四子以才顯  
曜性沈靜質貌瑰傑累從節度府辟署破虜有功  
為開陽府果毅都尉至德初推子儀功授衛尉卿  
累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子儀專征伐曜留治家  
事少長無間言諸弟或飾他館盛車服曜獨以朴  
簡自處子儀罷兵遷太子少保昆蟲六人共制拜



官子儀薨以遺命薄上四朝所賜名馬珍物德宗復賜之乃悉散諸弟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荼菹終不屬口後盧杞秉政忌動族子儀壻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皆以次得罪姦人幸其危多論奪由宅奴婢曜大恐獨宰相張鎰力保護德宗稍聞之詔有司曰尚父子儀有大勲力保又王家嘗誓山河球金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以尚父歿妄論奪之自初有司毋得受建中三年卒贈太子太傅謚曰孝初曜襲代國公食二千戶貞元初詔減半以封歸

曖映曙人二百五十戶未幾復詔四人各減五十戶封曜子鋒晤子鐸各百戶云

時善騎射從征伐有功復兩京戰最力出奇兵破賊累進鶴臚知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乃時選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姦人不得發以功拜殿中監吐蕃回紇入寇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援邠州與馬璘合軍擊虜破之虜復來陣涇水北子儀遣時率徒兵五千騎五百襲虜時以兵寡不進須暮賊半濟乃擊斬首五千級加御史大夫子儀因讓乃止姦父喪值朱泚亂南走山谷



賊昇致之欲行以官伴燭不著賊露兵脅之不動  
數以城中事貽書李民既而奔奉天天子遷改太  
子賓客李錡從朔方杜希全幕府希全徵為軍  
刺史時憐其弱不任事巧羅德宗遣使者召錡錡  
疑得罪挺身走吐蕃不納希全執送京師賜死時  
坐免詐復太子賓客累封趙國公卒贈兵部尚書  
孫承嘏

承嘏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中又進士第累  
遷起居舍人居母喪以孝聞大和六年為諫議大  
夫言政事得失文宗以鄭注為太僕卿承嘏極論

其非注頗懼進給事中俄出為華州刺史給事中  
盧載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禁闥帝  
曰朕謂之次欲優其稍入耳乃復留給事中時江  
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  
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緝帛牒所  
宜帝順納遷刑部侍郎帝嘗稱其儒素無貴驕氣  
不類勳家每進對恩接備厚方大任用會卒家無  
餘貲親友為辦喪祭贈吏部尚書

暖字暖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暖年與公主侔  
十餘歲許昏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縣侯



寵冠戚里大厯未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時主坐  
事留禁中朱泚亂逼署曖官辭以居喪被疾既而  
與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釋主罪進曖金紫光祿  
大夫賜實封五十戶尋遷太常卿貞元三年襲代  
國公卒年四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初曖女為寶陵  
郡王妃王即位是為憲宗妃生穆宗穆宗立尊妃  
為皇太后贈曖太傅四子鑄劍鉞鉉鑄龍封

劍長七尺方口豐下代宗初以孫為奉禮郎累  
官至左金吾大將軍改檢校工部尚書為郊寧節  
度使入為司農卿生憲宗寢疾官堅臥以安議廢立者

穆宗問計於劍答曰殿下為太子當旦夕視膳何  
外慮乎時稱得元龜體穆宗即位檢校戶部尚書  
兼司農卿俄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徙河中尹領晉  
絳慈隰節度敬宗立召拜兵部尚書又帥劔南東  
川大和中南蠻寇蜀取成都外郭杜元穎不能禦詔  
劍兼領西川節度未行蠻衆已略梓州州人莫不可  
用劍貽書譙蠻首等曰以侵叛意等曰元穎不自  
守數侵吾國我以是報乃與劍脩好約無相犯天子  
嘉之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疾請代為太常卿卒贈司  
徒子仲文仲恭仲詞開成二年詔仲文襲太原郡公



給事中盧弘宣奏劾妻沈公主女代宗皇帝外孫  
其子仲詞尚饒陽公主仲文冒嫡不應寵使仲文  
承嫡則沈當黜且仲詞亦不得尚主乃詔仲詞檢  
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而仲文以太皇太后  
故置不問仲恭歷臺原事府丞亦尚書左丞公主  
從字利用尚德陽郡主詔裴延齡為主營第長興  
里順宗立主進封漢陽公主擢領檢校國子祭酒  
駙馬都尉自景龍後外戚多為檢校官不治事宰  
相薦其才不當以外戚廢乃拜去金吾將心對太  
原郡公恭遜折節不以富貴加人性周長不立赫

赫名有諫於上退必毀其家人子弟無知者別擊  
在都南大塢塢穆宗嘗幸之置酒極歡改太子詹  
事充閑廐官死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銛性和易累為殿中監尚西河公主王從之代為太  
子詹事官死閑廐使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  
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王降沈氏生一子銛無  
嗣以沈氏子歸

曙代宗朝累官司農卿德宗幸奉天曙方領家兵  
獵苑北聞蹕至伏謁道左遂從乘輿入駱谷霖雨  
塗源衛兵或異語帝召謂曰朕不德而苦公等宜



執朕送朱泚以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  
陛下時懷賢功臣子李昇韋清令狐建李元輔被  
甲請見言曰南行路險且虞矣姦變臣等出蒙恩今  
相誓願更拔帝馬許之帝還曙清擢金吾大將軍  
餘並為禁軍將軍曙終祁國公子儀母弟幼明性  
謹愿無過拙于武喜賓客以子儀故終少府監贈  
太子太傅子昕肅宗末為四鎮留後關隴陷不得  
歸朝廷遣命官遙領其使建中二年昕始與伊西  
北廷節度使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詔曰四鎮二  
廷統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與率  
職自關隴失守王命阻絕忠義之徒泣血固守奉  
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將交修共治之効朕甚嘉之  
今忠可北廷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賜氏李更名  
元忠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諸將吏超七  
資叙官云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  
孤軍轉戰遂北誼不還顧留是時天子西走曹朕  
若救身存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  
其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  
圍涇陽單騎見虜賊以至誠猜刃道謀雖唐命方



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偶  
不終而子儀宗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  
相晉文比之為徧唐史臣裴均稱權傾天下而朝  
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  
貶嗚呼均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成惡後  
云

郭子儀列傳第六十二





